



老人们剪下喜欢的图片粘贴到白纸上,反映他们的愿望。昨天,来自北京各个区县的99位老人通过“曼陀罗”游戏,向儿女们诉说“梦想”。

新京报记者 浦峰 杜丁 摄影报道

2010年底,北京市1257.8万户籍人口中,235万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;2011年底,户籍人口增长20.1万,仅老年人就增加12.9万,总数已达到247.9万。平均每一天,有410位北京人步入老年(60岁)门槛;同时,还有将近100人,进入80岁高龄。

这个速度,还在加快。

又是一年重阳节(10月23日),今明两天,本报将连续推出调查报道和相关访谈,希望更多人关注北京老龄化的现状;参与探讨解决办法,共同关爱老人、寻找北京的养老之路。

# “公办民营”平抑养老院价格

## 北京将通过政府出资改造闲置养老院,交由社会运营解决养老缺口

A28-A30版/  
专题采写  
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 
温蕾 陈博  
专题统筹  
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 
专题制图  
新京报制图师春雷

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,北京家庭中的养老“人手”呈现缩减态势。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在结婚生子的同时,即将扛起养老重任——一人要扶养多名老人。

“别给孩子添麻烦”是这个时代老人们的普遍想法。来自市老龄办的调研显示,目前在北京,至少有45万纯老年人家庭。

北京养老机构存在巨大供需缺口和矛盾。出现城区“一床难求”、郊区“床位闲置”。

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表示,对于这些闲置的公办养老资源,各方面已初步达成了共识,政府出资改造后,产权不变,交由社会力量运营。利用“公办民营”,平抑今后养老院的收费价格。

### 居家养老免不了缺人手

去年春天,夏女士送79岁的婆婆住进香山附近一家养老院。

“孩子小的时候全靠她带,现在她老了需要照顾,却像被我们抛弃了。”夏女士说,她和婆婆情同母女,走到这一步,心里很难过。

夏女士的爱人是独生子,两口子经常出差,上中学的孩子时而要到亲友家“流浪”。她的婆婆独居,近年有些糊涂,一次忘了关煤气差点出危险。

“没有办法,真的照顾不过来。”夏女士说,一开始她很担心别人不理解。但没想到,包括她老公、同事、朋友,都一边倒地对她表示理解。“原来,大家压力都很大。”

在北京,扶养1名老人的平均人手,近年一直在悄然缩减。

按照北京市老龄办统计的数据,2008年,扶养1名老人的“人手”,平均是4.1名劳动年龄人口;2011年底,北京市老年扶养系数(按15-59岁劳动年龄户籍人口扶养60岁及以上户籍人口计算),提高至27.6%,平均起来,每3.62名劳动年龄人口,就要扶养一名老人。

具体到每一个家庭,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出生的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,已逐年面临养儿、养老的双重问题。在这样的家庭里,养老很可能会出现“倒挂”现象——1人要扶养2名老人。

### 政府补贴平抑养老院价格

像夏女士一样,很多家庭将养老院当成他们的“出路”。

北京市民政局福利处上周提供的数据显示,目前,全市运营的养老服务机构为406所,养老床位7.1万张。仅按2011年底户籍老年人口247.9万计算,每百名老人实际拥有机构养老床位,不足3张。

除了众所周知的第一福利院和第五福利院排队数千人的外,记者近日调查城区近30家养老院发现,绝大多数公办养老院都已没有空床。东直门街道敬老院一工作人员表示,“几年内不会有空床。”

在收费方面,近四五年迫于物价、用工成本上涨,北京市大部分养老院价格都有所调整,有的翻了不止一倍。北京英智老年公寓,2007年左右的价格是一个月2000-5000元不等,目前收费达到单人间9500元/月,双人间7500元/月。

嘉德老年公寓4年前的价格是1300元/月,现在涨到了单人间4680元/月,双人间3680元/月。

“主要是人工成本上涨。”嘉德老年公寓工作人员

介绍,以前一名护理员的工资只有几百元,现在已经达到几千元不等。

近两年,为补充总量,北京市不断出资、供地,支持公办养老院扩建,鼓励社会力量办养老院;为平抑养老院价格,北京市还出台了补贴政策,缓解养老院,特别是民办养老院的运营压力。比如,对于非营利性的民办养老院,按每张床位8000-16000元标准一次性给予基本建设资金补助;如果这些床位实际收住老人,则按每人每月200-300元,给予补贴。

今年4月1日起,在市民政局和发改委的共同努力下,作为政府补贴,全市养老机构的水、电、气价格,回归民用价。一间中型养老院的运营成本可降低8%-10%。

### 城区“一床难求” 郊区“床位闲置”

在养老院价格普涨的局势下,老人们的收入,是否换得一张养老床位?

今年1月,北京市198万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进行调整,调整后的月人均养老金水平提高到2510元。实际上,过去6年间,北京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以每年至少

200元递增。2006年,北京平均企业退养老金水平是1254元,六年间翻了一倍多。但仍然“追”不上多数养老院的标价。

家住海淀区八里庄地区的何金花老人,今年73岁,因为心脏病,至今已做了四个支架。但她宁愿一个人伺候77岁患有腰椎间盘突出、行走不便的老伴。“我和老伴的退休金都不高,加一起,也就5000块钱,像我们这种情况,好点的养老院住不起,也住不进去;简陋点的,要跟别人合住,我们也受不了,还不如在家”。

何金花老人住得起养老院的愿望将有望实现。今年,北京市民政局、市老龄办调研发现,城区“一床难求”、郊区“床位闲置”,特别是乡村敬老院的升级改造任务,列入市民政局的工作规划。据统计,待改造的床位,超过2万张。“对这些闲置的公办养老资源,各方面已初步达成了共识,政府出资改造后,产权不变,交由社会力量运营。”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说,“公办民营”,帮助参与养老服务的社会力量,省去高昂的拿地和地上建设成本,将有利于平抑今后养老院的收费价格。

